

河南先生文集

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啟

荅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司幙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

二首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與幙吏石輅李仲昌書一首

荅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一首

荅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知受命即拜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札伏承誨翰

乃有頒遺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點集近報
舉數萬衆乃取屬戶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
也虜數動常以季秋及中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
攻城異時也來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嘗逆與之
戰今之爲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
我不戰而爲計哉觀今之爲備不過以故意行之
是自訢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
軍政甚治士氣亦振守禦人策必有多筭敢冀指
授庶奉尊教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滬被繫始末城水洛
利害早蒙責以不言某以元師主其事是時防邊
方嚴懼於軍政處置益相戾所害不細獨欲遲留
以緩其事故默默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深愧適
會中旨罷其役雖愧亦頗自幸旣而二月十九日
得元帥牒云被 朝旨驟舉此役於是抗章條其
利害狄部署亦自削奏語尤切至二十二日見
詔書罷四路是夕得 旨令具興修利害條上於
是知 朝廷前未有 旨令舉此此役乃亟召許
遷等還此劉滬者獨以所將兵與其役始以文諭

之不答差指使召之不若又命見歸都監張忠代
將其兵亦不受命某與狄議此而容之是節制不
復行於下於是狄假以巡邊至山外命散其部兵
然後滬就拘滬樂功名有膽要亦可惜然違戾如
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困可哀某以書三
諭之令其歸雍卒不見從遂同被繫然滬等所執
文符皆鄭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其平居好論
議至於起獄以取直豈某心耶世路風波殊可駭
畏竄身山林閉目氛埃無路可致耳今聞 朝廷
命使定城水洛利害拓地廣塞亦古人之常但揆

己之才略度今之兵力若旣城之後分兵而守輸
粟以濟緩急寇來又當遠救懼以敗事耳如 朝
廷果以城之爲利某當乞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
城之而不保其利終不紛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
審 尊畫如何願早賜教答幸甚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二

首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還直自今納
稅一事其決欲行之自念秩卑恐有司詰問益淹
久不便於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爲然尋出榜

諭民給其直且免其稅此一事諸君盡知之及韓公來某臨郡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訴尤不便者必告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餘人韓公必盡覽之究其事理覆其報原或見詢於某或命他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固已精且詳矣某豈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事蓋以公家之事苟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其行之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爲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某附韓公爲善耶爲不善也若以所更

事爲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所更事爲不善則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於邊事無不詢也無不慮也獨獄事不與聞他則無細大皆往覆究極於議論未嘗有隱未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則某之論議有可采者也於邊事有所得者也苟一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能終始相顧如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者也不以不善贊鄭公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厚於鄭而薄於韓則以好事者之言爲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爲智今日在渭爲愚又於有識之議爲不通也此事

聞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鄭公果如爲信否鄭公爲元帥某預掌一路兵寄若好事者言行則間隙日生苟有戎事某無所逃誅矣平涼去年經虜寇殘破之後朝廷不以某不才擢當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宴不邇聲妓受署殆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歷可訊其營田護寨蠹於事者韓公盡以刷去之今獄訟益簡止以練兵爲事爾諸君察某心豈主於榮官哉子發相知尚淺士規益之皆目見某謫官當時寧有歉於心耶古者刺史嚴明郡守有投劾解

印綬者某豈重去此一官哉幸諸君爲某辨於鄭公公果不悟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鄭公前惠又不使他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顧失雖被大戮或敗國事願諸君畱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濫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幙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旣而帥命

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
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
必審其初罪不爲濫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
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
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
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
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
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
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
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

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濫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
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旣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
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
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
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
敢知如止此一事則非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
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旣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
果以爲巨惡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
理獨歸其具獄則某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
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

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興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此一事爲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某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

恐見詰柰何某叱去之某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黜之雖異日黜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所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某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刑者某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某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爲隱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

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答其卒者
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
且大將與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
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
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
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使反
畏其下哉故爲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
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
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
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某秩雖

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
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
小以爲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
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
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正以此某得
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辯之今
乃不能自辯於元帥反聶嚅於幙府豈畏懦耶蓋
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詘於部將是某凡辯論事可
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附書皆計上達殊不蒙體亮何所守之堅也
水洛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異耳李文饒牛思黯爭
維州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爲是脩
者爲非但某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
不能遠爲守備故建不脩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逆
蒙中旨從本路之議行簡奮忠國之謀必以脩之
爲便當辯之於 朝廷稟 詔者而來則本路從
之亦有名矣幸行簡少思之水洛地果屬何路譬
若治他人門內之事豈不爲侵耶是行簡可以已
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也行簡困蹟累年聞改官

朋友所共忻故前走書奉報誠亦私心所喜一官
雖不足爲行簡言然於 夫人之心豈不爲慰哉
此事窮極其輩爲守職行簡爲侵官何不思之甚
也試使某今日却以修之爲便行簡以某爲何人
耶況狄侯強毅有守雖某言之亦必不從前書減
裂故未蒙省察是以喋喋願熟慮之

與幙吏石輅李仲昌書

承從郡署已至德順軍所畱劉滄董士廉文字益
只苗往諸處取索及往長安文字不緣章奏旣捕
之卽是罪人安得妄上文字眩惑 朝廷耶必若

其言吾輩隱匿卽當徵上不可畱也況汎汎妄自飾非但白部署且封起勿毀去卽無害已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迹反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畱其文字唯存其人使盡辭於獄自免閉塞之議二君熟思之

荅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

某十九日至解州聞永叔舍人其日抵陝郡以數年之別相去才數十里不得一相遇悵然以爲不幸然某方爲奸人所擠御名虐百端舉朝莫與爲辯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祈恩求

援於永叔此不獨重爲某累又且以累知己故不得相見未爲不幸也自天休見侵未嘗作京師書用此亦不敢修問左右蒙專遣脚力致手誨何朋友之顧厚也仍以某近喪長子爲慰某始三男中男往歲多病襄城道中物故者也幼子三歲美慧可念三月中在渭失之長男壯大與姪植皆門戶所倚者一旦同逝人生孤苦至此處世復何聊賴永叔見哀之深誠知我者然謂晉慶不常爲意似未見亮永叔尚爾況他人耶水洛事未易可言然事之利害人人各異見不必深咎今旣城之則異

目自辯不足復論但天休既罷兵任若以城之爲
利當論於朝廷不當督涇原部將擅爲此役彼
劉滄者爲涇原部將苟知城之爲利害當與天休
合論於朝不當數事耳幸賜炤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啟

荅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荅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荅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二首

荅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荅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春
卷
四
答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答張固太博書一首

答河東宣撫叅政范諫議啟

迎捧教答所啟事皆蒙施行不任戴荷之極近聞
蔡石皆外補又緣飲會事多斥善士去年 聖上
奮然英斷登用明公暨韓富諸公天下翹首以望
太平今明公未去位端士頗復見外世人用意如
此言之可爲於邑明公縱以邊事未還富公詎空
久留於外耶又況北虜四十年休息若一旦舉事
其勢不小嚮將所傳與西賊相攻卒無實驗此謀

豈可測也自古夷狄之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
始從雲中得代郡太原然後取河北願明公深思
根本爲 國家謀長久之算一堡一障不足以捍
禦無或因循異時負天下之望某受遇素異直布
所懷不避忤犯尊意或罪或罪

答樞密韓諫議書

自使節還都不敢輒上牋記伏蒙深賜體亮將降
手教兼以某兒姪喪亡曲加存慰不勝感涕姪植
男朴俱爲門戶所託朴又嘗以文贄左右蒙 國
士之顧本謂此兒終爲門下之用何期不幸一至

自承河朔之行意竊有疑何者正人在朝天下蒙福今雖總制一道然所施置不過千里在於重輕豈同日而道哉以是不敢爲賀近日得都下信君謨守道悉以外補又以會飲微過多斥善士聖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過不當以外內易慮志懷本朝也范公旣鎮兩撫則未能卒還富公何得久畱於外郎見河東使還所奏罷下等科率一事不謂畱意文業乃得詳盡至是昔柳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數稱不已韓之文無不商者頗怪柳何獨如此爲異見永叔所作奏記把玩駭嘆者累日蓋非意之所期乃爾益知柳言爲過相別累年輒此稱道諒後見噓也

又一首

十一月中寫下手書會論奏部下事遂不欲通於左右今辱書承所覆甚休兼其知某向所陳事某之心愛賢過于嫉惡不獨永叔知他人亦見信豈有心之所愛幸而共世不與之親且厚耶今之相知者多見戒曰當避形跡見疎者則相目以朋黨果如是顏子不幸得罪須盜跖乃可言不然學聖人者皆顏氏黨也世態殊可憎然不足卹至于

勤事持身亦不敢懈見詢晉路少時所游之樂今
懽意都盡不惟年物之異直畏事耳嘗憶往年送
王勝之序云 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子其慎之
當日亦偶爲此言不謂遂驗闖茸輩唯欲撫人細
過不可不慮也人還遠意殊不盡

荅鎮州田元均龍圖書

向聞處置保塞事何事其精也兵久驕遂至殺害
守將若又貸之則無復法制矣明公行此一事使
主威復立雖四夷之人功無以易此甚善甚善近
聞京師以微過多斥善士蔡君謨石守道相次外

補未知其然否年來 朝廷凡所更置亦有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者自非聖人未能無過至于進
用皆天下賢士大夫抵治平之漸也 聖上聰明
任人不疑而奸人忌前醜正務快己意其下思如
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斥不止於蔡石也某豈
私於數君哉所慮者讒勝賢絀則 國家憂患豈
止於四夷哉方今言爲 上所信且重者無如元
均願深畱意益疎遠之疎謀雖陳懼其不見聽也
范公旣西撫之行富公何故久畱于外耶某久不
作京師書亦不喜輒議時事數日間此憤悵不已

會得明公書因以盡道所懷幸賜體亮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

與之翰別久未嘗一日不來思直以德度服人企仰之心不能暫忘耳今幸會而復別重以顧卹之意笑語之樂中懷悵鬱不啻向時乃知仰高之心與愴離之惜各是一事古語作惡數日此最得之到隨當別作書

又一首

與之翰別十年所與游處淡相知者不數人其間不以疎近爲間毀譽爲疑同不爲黨異不爲嫌如

吾之翰者益難其比向觀之翰所論朋游其親若厚如其比者亦復無幾驟此相別以某奉思之心揆之翰相念之意詎有已耶

上鄧州范資政啟

某自謫官惟作報書當世公卿素相厚者未嘗輒上牋啟今明公鎮鄧距隨不遠而李丞者專來相過時歸于鄧某又與李俱出門下若遂無尺紙以奉左右則何以逃簡慢之責某居此土風之善食物之同異情懷與樂否李皆悉之不暇一一談也恭惟解邊劇就安逸尊體甚休南陽舊邦春物

向盛不得陪高宴傾談宥用是爲恨

荅楊州韓資政書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忭某久不上
記亦如尊論到隨賤屬多患瘡疾盡得平愈食物
甚賤私用雖窘而不乏讀經書益有味體力亦無
疲耗不煩賜念平日與人異同遂至爭論不息蓋
國家事今旣廢放若復云云乃是懷私忿耳不惟
絕之于口亦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適但恨地
遠不得拜伏門下棲倚之心莫能具陳惟望善保
台候以慰傾頌之懇

荅福州蔡正言書

自君謨在朝廷爲言事之臣遂不作書逾三年矣
忽辱手誨以家兄亡歿爲慰感淚涕無已因念家
兄平日常以遠事見教而朋友之說多異于此某
所亦以爲家兄親愛當然朋友相成以義者也家
兄沒兩月某卒得罪使其尚存聞某就獄其亦憂
而成疾矣故自謫官而來不以廢放自悼惟以負
教爲恨君謨於某兄弟皆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
不惡寓家城東佛寺私用雖窘而不乏讀書日益
有味不煩畱意君謨侍親多憂因人或惠問以慰

思渴

荅張固太博書

頃年在秦嘗見家兄稱道閣下之道人及來安定
會軒車東還過郡始得請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
矣暨至平涼同僚議邊事有石若乘者數數論閣
下之所施置無不得宜者益所歎伏近見孫之翰
稱閣下之隱德懿行足以慮今世故某奉接未數
而仰聞盛美爲日久而且詳也謫官來止作報書
雖欲通記左右顧不能致今辱書存卹至厚感愧
無已又承別拜恩命卽來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

區區之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啟

荅計用章祕丞書一首

荅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荅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荅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荅李伯昂祕校書一首

荅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荅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春
卷
一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一首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一首

答計用章祕丞書

數日中連得兩書旨意甚厚兼以曾見鄙文過賜稱道閣下在某爲前輩於文高于道淳者也宜有以指其疵瑕勗其未至以成朋友切劘之益今乃曲爲題品豈德隆者專譽人之長以誘其進耶不然何許與人之過也感愧感愧詢來介云已有嘉

州之命不知信否閣下以忠獲罪其爲畱滯亦久矣造物者得無畱意人遽草草奉此爲謝意殊不周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

郡校來夢賜手教具審尊體寧裕兼以退解爲寄意高理詣誠所欽伏然閣下謂進與退繫乎道之所在雖聖門達者無以爲異也若論夫才與不才竊有感焉蓋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爲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雖樹功立事其蠹益濫閣下試思之

以爲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自至汝陽政簡訟稀尊體安適某到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愧者以罪來耳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空見擯棄不與爲齒閣下無一日之雅惠然見過開懷論議與平居交游之舊者無少異閣下真篤於義者顧某無以承厚意唯欽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辱書曾道及鄙文今錄近所作四篇附李丞適呈皆有爲而成非立意如古文章之爲也閣下方以才名爲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爲文章莫不通達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平嘽緩無不得其宜若夫廢放之人其心思以激故其言或窘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于情矯爲之也譬諸急弦促軫烏足畱大雅之聽哉惟閣下亮之幸甚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

某向領州得在部下官事未嘗相檢察笑語未嘗見疎外此閣下于某甚厚及某盛夏就獄閣下相視有不忍之色護視賤屬不啻骨肉逮及謫官盡室獲歸無少失所此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遊舊罕有以尺紙見問者閣下方領兵貴重乃能數千里惠書勤勤見卹此又於某甚厚某接熟左右固未久然亟辱顧過空何以爲報惟祈益樹德業早登公輔得爲聲詩以道盛美此其望也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

向者足下說南陽孫守言人之才皆有分定雖強之不能有所益若德者在人勉之而已足下質於僕德果可勉耶僕就足下爲吏而說曰毋矜己無盡法無報怨是足以爲德矣足下樂茲說語僕云願誦此以自儆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汎論爲吏者當然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好德者也旣相別因思足下之所未至者輒復奉規足下讀書觀古人之所爲其好賢惡不肖甚明然於行己似有小異足下於今世所與游者賢不肖悉有之賢者果能親己足下固親而厚之矣賢而適與己親不肖而適與己親足下雖能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

用其親疎而親疎之豈以人厚已棄之不祥不已
親而強附之爲佞耶君子之親賢非以發其祿仕
振其名譽蓋將以立身而至於道者也故與君子
處斯君子矣與小人處斯小人矣爲長者折枝尚
無愧焉有親賢而爲佞乎若不肖者業與之厚不
當絕之母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已者爲賢異
已者爲不肖不獨置親疎其間又從而反其賢不
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幸足下不繆於此且勉
於進放縱以盡言唯勉之又勉之未見其已

荅李伯昂祕校書

近令弟來辱示長牋以揚太博奉薦爲謝足下以
名臣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廉幹任職監司自當以
進賢塞公議豈必朋游爲先容耶不敢當不敢當

荅張子立郎中書

連得兩書皆以先文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
先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其一事可傳即爲
誌之況先文以宰相子致位三品樹立事功始終
灼然爲人稱道者耶敢不承命

荅謝景平監簿書

嚮者過鄧承見訪以足下齒少語不及他止奉詢

宗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縛而意厚感歎不已始
某辱先公顧遂與二昆接熟今又得足下何其昆
弟多賢使某盡從而游也足下力文樹德古之交
友稱忘年者竊有慕焉

荅江休復學士書

逖中兩得書并詩所云牙校附者書訪之不獲用
是荅不敢作書當見亮也自河南內之喪便有平
涼之行盛夏就獄窮治百病端卒無毫髮自潤之
污遂得在外聽旨只用不合貸與部將錢經赦不
改正催收徒流三千里私罪當迨二官逐命漢東

之命至此聚族不至失所雖未得還鄉自便然亦
無撓日讀書詩一篇了無仕宦意必素亮也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

某頃守郡嘗薦士其取之初不甚精以謂天下吏
員甚衆官局小大各有所任拔十得三四亦不爲
失人又其異日無狀已必預其罪以是無所愧負
若薦人於朋友則必慎之重之益不如所稱則爲
誣固苟以貪墨取罪則已無所損預獨朋友坐之
其爲愧負萬萬於已得罪竊見州學教授樊景年
三十慶曆二年進士始家江南大父以策畫爲開

寶功臣家裏今無仕於朝者景幼孤養於外祖高公慎交高公高潔尚名檢景濺存外氏風某謫官與之比居爲學未見其已其志篤於道者也所作文辭與今之名能者不相上下爲學官通作尉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郡掾與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薦爲縣令景始一人幸閣下成之某嘗與景論爲政景以馭吏寬民爲先是敏於政者然某見其志與行而未見其爲政故詳其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爲政不必後其志與行也某自見廢黜不喜道當世人過惡獨見人之善美不免有所

稱譽誠知向亦用此取罪然似發于天性雖重得罪不能自己景雖從某游今之所稱皆其行實於景無錙銖加重是雖私啟其實公論閣下雖不識景果用某言是亦公薦之也異時景得見門下閣下自觀其才實將復薦之又薦之恐不止於茲一薦也則某不獨爲景求知閣下亦於閣下知人之明不爲無助豈止於無愧而已

荅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

與閣下別久然心未始忘也某泊於風波自取放逐閣下齒髮未衰遺榮養高同處茲世其識慮相

去何穹壤之異也何期未賜棄絕四致榮問雅意
勤密至惻至悚某畱鄧侯房州叔父過當詣鄧待
闕拜見不晚諸悃非面序莫盡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

某自初春卧病聞拜新命卻俟稍安即修賀啟無
何所患沈綿迄今未瘳生理固不可期若遂不能
達誠左右則抱恨無已自念受恩門下三十年每
聞相公一美事則咨嗟稱道爲門生之光今年俯
七十確然去位德全道隆終始無玷懽忻躍異
於常日某得罪本末更不復論及仇人欲以賊見

汚窮理百端卒無毫髮自潤自謂無愧于人然於
相公不得言無愧嘗記頃年相公在監司怒次主
吏月朔預取俸錢者俸錢尚不可預給況私用庫
錢耶蓋由久去左右減裂教誨止知廉身不能慎
事故自謫官未嘗他尤但自咎而已惟於有位者
不敢先作書問今相公致政還第方敢少露悃悃
某雖伏枕累旬醫言據脈可療萬一有瘳庶幾再
得請見門下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行狀碑

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
畱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
公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故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
祿大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太保中
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

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雷
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
行狀

曾祖廷徵國子司業越州觀察判官

祖懿文祕書郎杭州鹽官縣令

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
侍累贈戶部侍郎

本貫杭州富陽縣章島鄉赤松里謝濤字濟
之年七十四

謝氏系譜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具存始居河南
之緱氏至四代祖終衢州刺史葬嘉興因家江東
及鹽官葬富陽縣遂爲富陽人當錢氏制吳越故
散騎而上三世不爲朝廷官公始十一歲嘗與父
客談散騎私觀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爲歎異
學舍有說左氏春秋公十四歲從之學歸輒與同
輩伸其義必盡其師之所傳旣冠寓居吳郡會汾
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爲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

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爲人持去郡將大稱愜
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並
爲吳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楊
推夫人益吾曹之敵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
年舉進士上第除梓州推鹽院判官明年盜發益
部公以梓近益爲大郡畏益強逼且利以自資攻
之必亟益大爲守且時近郊多林木乃白郡守悉
取之以完棚櫓且爲薪蒸之備旣而被圍百日樵
採路絕城中賴焉公叅陳謀議公護塹壁及圍解
於僚吏爲最力就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

州之華陽蜀民流散之後田廬荒廢詔書凡入租
占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豪右廣射上田
貫民婦者多亡其素產公曰此權時之制欲就
業耳芳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業豈經制哉乃命
盡還舊主所施行與詔書異至道二年召婦授
著作佐郎太宗面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壽州
遷祕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真宗考籍有
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
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
即以景德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

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試之明日會邊奏警急降
詔北任是時曹濮盜起又虜者分趨齊鄆東土頗
騷 朝廷慎擇郡守 真宗面諭宰相昨日京東
闕人奏曹州闕人謝濤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屯田
員外郎曹之征賦舊分送睢陽倉公至郡會霖潦
民軍在道者不克進公曰自曹及宋陸行數百里
平歲致之不爲易今泥淖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
日至睢陽城下曹有廣濟漕亦通京師使曹賦得
增送京師睢陽自取江淮來未以直曹賦豈非便
耶乃開廩盡收屬縣賦且上其利狀遂與轉運使

交奏

朝廷從公奏降

詔褒美未幾召還奏

詔祈雨嵩岳祠畢雨澍因言岳瀆有請禱而無報
謝意義或爲闕 真宗是之因 詔自今修報如
禮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 詔公巡撫益
州西路入別受 詔與益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
錢利害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准故下不得
盜用而物價長平蜀人至今便之使回舉三十餘
人宰府疑其多公面陳諸吏幹狀願署運坐以冀
必行奉使舉吏連坐自此始後所舉多踐臺省不
調者猶爲郡守四年授三司度又判官大中祥符

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
司判官日舉摧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爲度支
通判河南府馮魏公罷居守薦公于朝召試授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
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天禧五年
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中永定陵
駕將發少府治明器象物甚侈大山陵使奉詔
自京至陵凡城門民舍卑隘者壞之公上章言先
帝封祀儀大物備尚不聞廢壞所過城舍今遺制
務儉薄反以象物壞民居非先帝意願下有司裁

損章寢不報物議是之是年以疾求更歸除吏部
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天聖中代還遷太常少卿
判官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履艱蹇求西京畱司
御史臺踰年改祕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
年轉太子賓客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戊疾薨二
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
自京西歸葬于富陽公生平不卹家事然友愛甚
篤宗門有孤者收養嫁娶如己子在朝廷見貴
勢無所降屈士子進見雖少賤對之肅然及交言
則開懷無少隱故人皆憚其高而愛其誠況治郡

部吏有一善必孜孜稱薦或犯法雖甚惡之直其罪而已未嘗有故刑故終身無二嫌怨者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楊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顧公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辦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西京被疾人有贊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摘其詞之工者稱道之其愛獎士類如此初兩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逾旬不能無事遂寢素好修煉藥術喜與方士談視榮利泊如也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祕閣公與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等實父子相代緡

紳榮之見于衣冠盛事錄母夫人崔氏追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許氏封晉陵郡君初散騎五子皆以五行定名公次第炎有文稱終公安令館今爲天台令果從方外教號安隱師坦左侍禁子三人長即兵部次約將作監主簿少以才敏知名季綺太廟齋郎約綺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同出身周盛次適德興令堯臣次適延陵尉傅瑩次適吳縣尉楊士彥孫三人景初將作監主簿景溫太廟室長景平試校書郎女孫四人並幼公才位德美當列國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錄謹狀

景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
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察院御史充
館閣校勘尹某狀

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 皇不仕

祖諱某皇不仕

父繼又皇任殿中丞累贈尚書戶部侍郎

本貫懷州武德縣待賢鄉德業里李允及字

某年七十六

公之先三世傳春秋學至戶部始以明經取科第
公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校解州安邑尉居官
有能績秩滿再調京師廷見日太宗省其勞狀嘉
之擢大理評事知邠州三水縣將靈武用師轉賦
粟以餉軍再至積石皆在期先遷光祿寺丞通判
雅州會盜據成都不逞者諱言以驚動旁郡公詰
姦謹備郡境肅然事寧 制書褒諭遷大理寺丞
通判寧州卒都進者謀亂事覺公懼連北者不能
自明精意辨析全貸者衆移通判邠州遷太子中

舍殿中丞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未幾出爲利州路轉運使先是戶部舍老京師嘗墜馬大衢中人亟以告公朝服即步出府門趨其所頃之導從者皆至戶部無他傷肩輿以歸或以事聞者及奉使入辭 眞宗問曰卿父墜馬無傷耶因賜三品服是時臺郎御使史出領使任尚穿賜金紫公秩卑初被進用搢紳榮之至部會歲歉奏賑饑之章未報出倉粟數萬石散之民無轉徙者遷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由主客金部司勲五遷至金部郎中歷三司鹽鐵判官京西京東淮南河東河北五路

轉運使京東淮南皆再主前在淮南開漕渠通廣陵市或有異議者罷知泉州後由淮南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授光祿寺卿知筭州未行改太常少卿兼江南安撫使遷光祿卿充淮南制置發運使時東土大饑自淮轉粟五十萬濟青徐民俄授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徙知潞州代還授給事中知同州景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州公爲政平易務爲靜治不喜作爲聰明部吏或犯法須其自章然後置于理其用心寧失有罪不忍獄自己發故所至有長者稱掌内外有三十年金粟羨盈累

千萬供億用度無一敗事不獨精敏故人以其聞見詳熟他吏難與比者樂薦士保任百餘人多至通顯母田氏追封某郡太君妻安氏仁壽郡君子五人熙載同學究出身早亡熙古進士第爲屯田員外郎熙績衛尉等丞熙朝大理寺評事女四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何日次適天章閣待制楊楷侍御史程戡屯田員外郎夏安期自適楊氏而下俱亡諸孫七人嗣子奉公之喪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河內某鄉某里先公之墓次前葬錄公世系官閥并其行事俾某次之將來作者以誌其壙某詳載其實以

景祐五年十月日責授崇信軍節度掌書

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前監唐州酒稅尹某狀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
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太保中書令
文康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景祐元年秋八月壬戌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王公薨于位 天子震悼翌日臨其喪廢朝三日以太保中書令告其第命鴻臚內侍通治國喪事賻物恤孤卒用其加等禮官考行謚曰文康即以其年十月葬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舉二夫人祔焉公諱曙字晦叔其先太原人始王氏居太原爲著姓其後有徙西河者公之先君能傳其世系之所從實隋世文中子之弟績之後績號東皋子東皋而下間有儒者然不大顯亦未嘗去河汾經亂亡其譜不復貫叙故後世唯祖東皋子至公始葬先君河南今遂爲河南人曾祖傑祖崇

生兵間以義勇自許河東大將周德威聞其名

召補裨校德威後帥燕軍以戰死失知己功業不著以壽考終景純少客燕地感家世儒者不當用材武進乃南游嵩洛得佐嵩譚用之者爲之友寢以文稱還太原至境上時劉氏方據其地嘆曰天下將定以區區一方支天下兵此危國也遂不入止上黨帥延致幙府府罷不復作吏購四方書或手抄之晚年書數千卷端拱中終京師及公之貴追榮三代曾祖太傅曾祖妣張氏韓國太夫人祖太師祖妣閻氏齊國太夫人考太師尚書令妣祁

氏魯國太夫人公少舉進士淳化三年上第釋褐
河南府鞏縣主簿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
天子用古科目者方開之士工部尚書趙公昌言
舉公賢良方正試入等授著作佐郎出知明州定
海縣代還爲群牧判官賜五品服遷太常丞受
詔脩傳燈錄判三司憑由勾簿司考發開封貢士
坐失實出監廬州茶稅東封加恩遷博士通判陳
州未至任 詔還務脩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
充龍圖閣待制賜三品服從汾陽遷工部郎中改
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事劾罷知

壽州改淮南運使歸期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
獄權開封府事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坐開封府
日保任祿吏犯法降授左司郎中尋復諫議大夫
召爲給事中兼太子賓客天禧三年同知禮部貢
舉所誅士或倡言被抑無行者從而譁之不復辨
狀降爲諫議大夫俄復給事中同知通進銀臺司
門下封駁事兼群牧使四年寇萊公被罪坐姻累
罷學士知汝州乾興元年猶以前坐責授郢州團
練副使天聖元年起爲光祿卿知襄州二年再知
汝州四年復給事中知潞州六年遷工部侍郎知

河南府移永興軍七年入爲御史中丞兼理檢校
七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朝入
殿奏復舊著爲定制先是禮部尚書張公詠再守
成都蜀人懷之以爲後無繼者及公去遂有前張
後王之謗其臨他郡則因其俗而治之施其術若
無窮然使人愛之如蜀人爲尤重獄訟無細大必
精意處之上黨有殺人者公察情非是面訊其狀
其人以爲不得真殺人者已無免理卒不自明僚
吏亦言不足疑公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
獄記以戒理官前在西部有中人建議廣旁陵屋

居僦之取利以薦園寢公上言神道尚靜今亟有
興作牟細利爲家人煩褻之薦非所以奉 祖宗
意于時近倖方用土木取功賞書奏皆憚其守正
任中 憲日屬玉清昭應宮災 詔以衛卒及掌
事者付臺劾火起狀時太后臨政謂公曰此人火
非天災必戮守衛者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
子以爲御名僖親盡當毀者也漢遼東高廟及高
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高殿不當
居陵旁故天災若謂此宮所建非應經義望以臣
議下大臣苟不合故典籍請歸田里時議者或云

官當廬未及對以疾還第即上章求解致仕七月
授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是冬改元推恩
遷吏部二年夏徙知河陽秋再知河南府十一月
被召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明年七月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未幾瘍發下乎浸淫以至大病享年
七十二公幼得先公所聚書讀之至周官春秋尤
極其義故爲文章必本制度臨政長于斷事雖天
性通悟發爲事業迹其源流益有助焉景德中
天子嘗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在翰林公止太常
屬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材名等夷非復爵位

差降也臨益部日會歲饑衆心頗搖公曰往時蜀
擾非有豪傑爲倡先特以攘寇不息驅而合之浸
大耳今欲制其前莫若禁盜於是嚴盜法犯者一
切皆死出金穀募告者又俾爪牙吏摘其囊橐盡
謀者久必就拘或示慘刑蜀人股栗歲中遂無盜
用然他法皆寬平註誤多貸免嘗有卒夜告其軍
將亂公覆狀立辨其僞斬之軍士皆感泣蜀舊以
季春糴廩粟以濟民言利者增其直公抗修復大
臣雖以財費不充沮之未有斥言不當逮者及公
援據經典辭頗切至上及太后皆感悟薄前守

衛者罪修宮議亦寢明道中歲旱公以成湯六事爲言且云今一歲四赦則政不節事也願浚以五事爲戒在河陽會遣使濟瀆祠醮公上言岳瀆山川自非時祀請罷勿祀以息擾下之弊公坐萊公去京師十年天下有宰相望士大夫惜公且老懼不克相延企者久之及晚節登用雖以東宮之舊上雅意所屬然亦公議有在焉嘗以人臣患不節儉濫自虧損在京師居第隘甚起居常一室中廐唯二馬食無重肉處之泰然蓋矯時之爲也篤于朋友樂周其急治家甚嚴退居私庭諸子甥姪橫

經侍席間命次子鼓瑟以自娛終歲無絲竹之樂洛中營小園埽意甚壯末年恩禮愈極終不得謝有志勿就良足悲已初夫人石氏平原郡君次夫人寇氏馮翊郡君子二人益恭虞部員外郎孝謹溫厚得其家法益柔右贊善大夫篤學好古善自樹立二孫慎言光祿寺丞慎行太常寺太祝女七人適校書郎陳勘將作監主簿趙士宗殿中丞孫瑜殿直楊舜臣唐州推官尹宗濟光祿寺丞張宗簡將作監主簿陳安石孫女四人並幼公母弟映試將作監主簿早世有子二人益謨左侍禁益冲

皇朝學士國史館大史
將作監丞公所著文集四十卷兩漢詔義四十卷
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群牧故事六卷
莊子指歸三篇列子指歸一篇再使北虜作戴斗
奏使錄二卷公既葬二年虞部君泣謂某曰先君
素慎密在中書樞府爲上謀慮雖子孫莫得聞故
嘉言密論無一傳者在任他官多用章疏論事命
從子益冲書之益冲密畱其藁今頗得存及諸行
事皆世所睹者大惧失其傳子故吏當次之將刻
石以示後世 不敢讓 以世系官閱總載之繫
以銘云

惟君御臣勿貳勿疑知之厥艱惟臣事君曰進曰
退處之惟難疇其知之公始庶士旅于外庭乃列
從官乃賓東朝推 先帝明逮今 皇聖信之有
初保之有終乃翊展政乃冠內樞惟 皇之聰疇
其處之公在中歲官嘗下遷不勉而和匪畏而度
康常以堅亦旣在位帝咨考成時唯典刑靡逸自
居靡高自名竭忠以誠知臣處身匪厥艱難惟聖
逮賢公實全德誦之刻之以永其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表碣述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

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衛君

墓表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

聖和學國經訓大學
卷之四
故王先生述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
國王公墓誌銘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墓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
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彭城公天聖七年四月薨於蒲後三年其子几葬
公河南伊納鄉尹樊里又五年几以著作佐郎宰
方城告於故吏尹某曰予父晚節始得以諫議事
先帝逮今 天子初即位到放從官亮節直聲爲
時名臣然在朝廷不四五年淹卹外藩弗至大任
是故道充於友朋而未被於民論議通古今或沮
於當世平素蘊蓄有所不伸潛德隱行晝曉弗彰
大懼夫流風遺烈寢失其傳願揭石墓左以表之
懇讓不克輒論其閎閎云

公諱煒字耀卿咸平初中進士第歷河中臨晉開

封封丘二主簿河南潁陽令遷著作郎監陝州商
稅改著作郎知河中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擢
爲右正言於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本官
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右司諫換工部員
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
三司戶部副使兼與思轉刑部旋改吏部員外
郎出爲陝西轉運使未赴職奉使契丹還以本官
充龍圖閣侍制知三班院提舉諸司庫務天聖二
年同知禮部貢舉權開封府三年遷刑部郎中充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五年徙河中府治河中

凡二年年六十二公少爲古文章篤於風義始舉
進士與張景定交論道浚相師友初爲龍門宰部
有即盜欲人不忌命公領會事自補悉擒之公曰
此劇盜也送府或有判叛去者且尉兵弱不廷畱
捍防皆命斬之一府服其果文康王公鎮蜀有以
威暴上聞者會公自蜀召還對真宗問曰凌策
王曙治狀何異耶公曰前凌策在蜀歲豐少事得
以平易治之比歲小歉蜀人剽輕其心易搖故王
以嚴刑制之然所誅殺特盜賊耳未嘗變陛下
他法帝善之初爲諫官屬歲存饑後河決東郡公

上言歲歉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焉以塞群望疏寢不報京師民間傳有靈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詔初下公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誕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也國事自上清宮建凡有興作皆准本符瑞以答天貺臣下罕有以土木沮議公右守正無所憚焉又抗論時政前後數十事今據其要者公以外官有衆之號而使窮民轉徙汙萊弗闢益考課即明吏職廢弛寢以及此昔邵信臣守南陽闢田三萬

頃此實効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空申明考課法一切易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或受父母教及親亡者勿禁先帝世吏一受賂終身不見齒及天禧晚政稍被寬貸或復得進公請重其制累赦勿原又公荒歲入粟者止與上位虛名假之不足爲將之制宜自乃右而上得與武臣奏補子弟爲此吏部此制擇善吏爲御史府主簿三司法官時有貴臣亦以親庸補其員公請罷之因言近臣封見不當爲子弟乞恩以開幸進公以古之荐士受上

賞今罪有從坐而賞不著非沮勸之道宜較其章
著者推以恩典國家景德役分部署使總按刑獄
公以爲郡守皆朝廷臣轉運使已專刺舉之職
復置使按郡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
之河北平詔勞師臣建吏卒獨不及民公請蠲
兩河歲賦以寬之又建言黜章勾篆刻之役崇尚
學術復聘士之禮其章疏大較如此施行者蓋一
二焉有唐故事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得以廷論
以事國朝授者或兼儒館或領外字專以充文
雅材幹之臣非復曩時職事天禧詔書置諫官

御史十二員者得公與肅簡魯公宗道二人爲諫
官凡所論列拜疏而已未嘗請對公援舉故事自
是當得對遂爲故事及遷司諫會論踈次刑獄事
章不下固讓不拜翼日章報乃受命公厚於故舊
始終無少間也王文康坐寇萊公責官朝士無往
者公歎曰友朋之義獨廢於今世耶坐譴無愧矣
乃出餞之雅愛處士李讀之爲人讀終公陳其公
退之行詔贈讀著作郎其敦篤如此在西京日
有歸老之志求領畱司御史臺不允比召還不謂
闕願徙河中卒如其請難進易退有古君子之風

焉公之先代郡人後魏孝文之遷都因徙家於洛陽十二代祖環鑄北齊中書侍郎環鑄生坦隋大理卿坦生政會唐武德功臣封渝國公政會生無意尚唐太宗女西平公主位至洪州刺史無意生奇爲吏部侍郎天授中爲酷吏所陷奇生護嘉令慎言慎言生河東令聚聚生祕書郎藻藻生蔡州刺史符符生洪洞令珪珪兄弟八人崇龜崇望最顯崇龜位至清海軍節度使崇望相昭宗至左僕射生大父贈太保諱岳仕後唐終太常卿夫人趙氏封天水郡太夫人太常生烈考贈太保諱

溫叟事皇朝終御史中丞夫人李氏封永樂郡太君公兩娶趙氏右贊善大夫朱之女今郡君有子七人長曰貺將作監主簿次即著作郎君次曰先將作監主簿次曰筵忱把輦丞太常寺太祝貺先早亡女二人長適大理評事王珣琇次幼劉氏自中丞而上事備累朝團書著作兄弟皆聞教有材稱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家矣今世衣冠雖或前朝舊族然經級大槩離去舊邦不則爵命中絕譜牒散缺無如劉氏蟬聯盛大者又自渝公而下至今十世猶葬尹樊里此其尤異者也初公領貢

部其洋奏名及爲河南以掾史事公故著作君以家世之舊爲請某誤述非工獨能不由遷以私於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累其實後之人欲見公德業當視於斯文爲不誣矣景祐四年月日刻石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 衛

君墓表

君諱景山字仲安魏郡南樂人後徙家河南累舉進士不中第景祐元年西都復國子監學士共薦

君得試國子主簿歲餘改河中府士曹叅軍仍在西監講書四年授伊陽府移登封主簿康定二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君少以辭章爲人稱年十七舉進士魏郡首送之二十餘始來河南益自飭謹接朋友恭甚群居論議默默若無所辭或從容與之謀即多所發明以是前輩知其讓已少年皆慕其爲人交譽之無一異者晚節所守愈固通六經章句大義從之學者常數十人或與君評後進人物君雖賞鑒有輕重然多曲爲之品目人訕其所收太廣後頗有成立者人更以此服之素爲

名公知遇說紫微以禮致之始主學事丞相沂公
稱其行於朝因以入官焉父續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有名於時母郭氏太原縣君娶王氏一男籍
民九歲一女十二歲君卒後五十七日葬河南洛
陽賢相鄉靖問里洛中士人告於予曰衛先生葬
宜有文以誌其壙予知仲安者是當爲之誌會日
迫不克納其壙遂表於墓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并序

太子中舍王君以康定元年三月某日卒官二年

十一月某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某鄉某里其孤
尚恭尚詰謂某曰歐陽永叔旣銘吾先君之壙願
得文以揭於墓某與君遊最舊不敢以讓云君諱
汲字師黠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代祖迺唐李爲璧
州刺史世亂不得歸遂葬果州西克州圖山下里
人呼爲璧公墓曾祖福事王蜀爲其合州刺史祖
某父某通經術皆以壽終君幼聰警善爲辭章兄
湛取進士第有稱於時君始來京師爲廣文生數
舉不得第湛累官司封員外郎君用司封廕授將
作監主簿調鄭州原武河南密縣主簿天聖八年

詔舉郡諸曹縣主簿尉堪爲縣令者公得以擢爲
澤州晉城縣令縣治在州下州有廣銳軍選所牧
馬旁郡會歲飢縣民有亡田者軍士遂謗某田爲
牧地民旣復馬當還故牧軍士以動力取強於民
吏不能禁君至立辦於郡卒徙故地莫有犯者明
道二年 詔舉郡縣吏有治實者本路轉運使蘇
耆以君名聞即召還改大理寺丞知京兆府監田縣
事遷太子中舍知陝州夏縣事縣近山頗爲水患
又城池久壞姦盜出入無限制君請於府築堤新
城人皆便之移漢州維縣會兩州大饑君率富室

入粟數萬以濟貧民敕書褒論焉君爲吏凡六更
其治或爲佐爲長皆得以一縣盡其用精敏敢斷
官有斂役未嘗以嚴期暴民事皆迎辦民或訴枉
者雖嘗爲郡理決者君必窮覆審究不以勢 奪
其守以是能庇其民爲人平易胸中洞然無少隱
與朋友遊有始終讀書惡異端尤不喜陰陽拘忌
之說識者尚其通焉娶胡氏封安定縣君子三人
尚恭尚詰同年取進士第皆賢而文尚辭舉進士
五女長適殿中丞吳感次適殿直朱浙次適潞州
屯畱令楚建中次歸吾家子朴實其婚幼未嫁初

司封葬河南君嘗語諸子異日當從吾兄及終遂奉其言銘曰

生於蜀官於蜀又沒其地來葬河南實成君志九原可作從我伯氏子孫遂家以祖從世

王先生述

先生葬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來告曰侍讀學士楊公既銘吾先君之墓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予惟楊公與先生同年進士出處中外四十年知先生治行詳且實莫如楊公世人信其文亦莫如楊公予若復次其事徒使人疑其傳故不敘其狀

獨述予之得於先生者慶曆四年即先生治蒲之二年予自安化徙守平陽道蒲先生與予語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於褒貶善惡之著者若無所指意其甚異者衆之所尚或訕之衆之所謝或嘉之予亦疑其然先生爲予問其端質於大中之道考之於春秋無相戾者嗚呼先生所美唐善也所訕唐惡也於今曷避而不以示人蓋夫違衆之所識謂之虐反衆之所尚謂之隘舉世皆然惡得獨異而取危耶宜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先生沒唐志且行於世觀其書然後

見先生之志於時未嘗伸亦未嘗屈也後之知先生者其在唐志乎先生諱公字某歷居大官在朝廷爲名臣由樞密直學士爲涇州觀察使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領兵貴重以其佐軍敗罷爲郎復進天章閣待制慶曆四年十一月某日終於蒲葬用明年十月某日云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

國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利字兼濟其先倉州著池人曾祖坑江州刺史祖演大府卿父承謙尚書庫部郎中母董氏漳

南縣君葬河南伊闕今爲河南人公淳化三年登進士第初調河南尉遷著作佐郎再爲祕書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省爲屯田都官職方司員外郎轉屯田郎中官凡七遷始以陝府監稅歷通判聞溫滄定四州知絳州涇州改監并州倉得通判同州知河南之永安緱氏二邑總十一任以本官分司西京年七十二天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終於緱氏於明道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洛陽大樊原不從於先君用吉卜也公加警悟昭爲童授詩于故尚書右丞張公雍張公說詩博引經義聽者多所未

究公于下坐重伸其說辭約理暢一坐聳然初命河南會檢人趙贊領務于洛贊招權樹威趨時者望臺迎謁惟公與之抗贊不勝其憤它日坐衢中以職事呼公欲衆辱之公莊色正辭贊不能屈畱守呂公聞而激器之在滄州日閱其獄有群盜當就死公察其氣貌曰是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冤狀公命稽其刑且大索境內不數日盡得真盜賴免者數人又嘗遣三卒至都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齊裝反以其人逃狀聞公疑其姦遣吏李密者自郡至都以物色求之得其實二人即伏罪

其精審皆此類定州民居雜戎落附鄉籍者至寡公招摅撫集歲益萬餘家凡爲政清簡時與賓朋讌樂不求敷察之譽故所至皆便其治及去郡吏民千里候問歲時不絕其見愛若此雅善談諠有醞籍外爲和易而內甚介時親舊處任柄未嘗一造其門再絀皆非罪一以河決一坐失舉幙屬畱滯者累歲處之恬然晚節以歌詩自娛有集十卷私帛室不以槩意暨疾語諸子曰嘗聞之先君我家自隋世爲顯族處環衛方鎮者相繼不絕惟未嘗與文翰爲從官因亂譜謀散去恐後世遂已其

傳因命筆授之其意欲諸子以文自進也娶李氏
封隆平縣君撫養宗屬有家法三男長鼎進士第
大理寺丞友震洛陽主簿次復舉進士三女長適
試將作監主簿張師雄先公而亡次適耀州華原
令楊建令用次適太子中舍孫長卿孫男四人夾
仲虞仲子仲南仲女四人並幼銘曰
王氏世以材武吏幹稱及公始用儒術進而位不
大諸子益以文自力王氏其顯乎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表微單父人少好學持心固堅得章句
義輒早夜以思不少懈猶自以不足乃之四方從
賢俊游喜爲文辭卒以勤成其業年二十六舉進
士一上中第授平定軍判官再調台州軍事推官
薦其行能者數十人除大理寺丞知蘇州崑山縣
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歸同判宗正寺賜
五品服樞密直學士公濬薦公端厚可任以事
擢爲監察御史由殿中侍御史遷侍
鼓院開封府判官判三司開折司車駕西祀爲東

京畱守推官咸以持法謹重爲人稱大中祥符五年遷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入謝真宗顧曰天下久平然郡縣事朕空聞蜀最遠民富侈吏易以擾是尤欲聞者卿朴忠當無少隱凡事有更署者具錄納意無敘名位附常所奏章以來以爲卿行之公至部事無細大悉心以諫至有一日章數上皆優褒焉邛州蒲江劫盜不得反繫平民十餘人掠笞威使強服又合其辭若無可疑者公行部意其自誣馳入縣獄考狀盡得其冤即出之真縣吏於法雲南蠻擾焚廬州清井監

詔發兵誅之器械糧餉皆速

辦事寧以勞遷工

部郎中代還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奉

詔詳定民吏負害之物稽民者公審其無欺秋考盡除之改三司鹽鐵副使天禧二年成都守當代宰相剖上近臣名三四皆不稱旨或舉公姓名

帝曰趙某固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文市館六千公召工較其日力歲正千餘足乃以千數上供焉就移知同州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以徙鳳翔京兆二府使契丹還遷工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進刑部侍郎上雅知

公爲 先帝所信任且倚耆德爲 朝廷重乃拜
樞密副使明道元年進吏部二年拜尚書左丞知
河中府景佑四年拜吏部尚書五年以疾請老九
月拜太子少傅致仕十一月一日薨於河中年七
十六公性篤厚與人語言必誠盡無一外飾雖年
位尊顯不自爲貴士子賤微者皆與之鈞禮爲政
尚寬凡處事要其歸不害於禮而未嘗立異見以
名已功用是 天子器之以爲可任大事在臣者
交稱其篤厚焉夫公之先世以儒名其家然無顯
者及公之貴曾祖賁贈太保曾祖妣劉氏追封京

兆郡太夫人祖脩已贈太傅祖妣朱氏追封河南
郡太夫人考晟贈太師妣孫氏追封洛陽郡太夫
人娶田氏封京兆郡君先以亡子男七人士安士
宗士寧士宏士宇士宣士賓俱以蔭補官士安士
宗士宇士宣皆早亡士寧今爲太子右贊善大夫
士宏大理寺事士賓祕書省校書郎女六人長適
職方員外郎晁宗 次適祕書省校書郎袁 次
適晁氏次適大理評事李南仲次適祕書丞梁堅
次適右班殿直朱融今存惟晁氏李氏婦孫男二
人仲達太常寺太祝仲達奉禮郎孫女八人皆適

士族公薨年十二月嗣子奉公之喪葬河南萬安山之原自初薨凡三十九日而葬葬速故贈謚之典未及焉銘曰

孤卿六官百工之式公寔職之天子萬機百官是維公實毗之五福之享既德而壽公實有之萬安之陰考龜已定公實命之既封而崇既固而完公其安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令贈太常博士趙君

墓誌銘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先君先夫人之第三子名相字巨川年二十有四
天聖五年五月九日以疾卒景祐五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南壽安仲兄洙泣而誌其壙曰巨川
少予三歲幼同游嬉稍長俱就師起居食飲無一

異然予好論議古今往往與先生辯是非巨川獨
喜靜不參一言人皆材予以謹厚名巨川年十七
由大父廕得官初權偃師酒又掌衛州牧馬與予
別三年予在京師巨川以疾來告遽往已不克見
他日視篋中得手抄歷代史及兵家書總數百卷
及觀所見邊事欲國家變五代襄制籍兵於農以
紓用又以西北帶邊凡百餘堡戍兵寡敵至不足
爲捍防不若省堡戍增屯要害如唐三受降城天
德軍之比其言深切而著明其大要若此嗚呼名
弟謹厚則信矣觀其材又能以重待之予何及哉

予何及哉先君先夫人諱氏官封已載墓表娶木氏一男一女木氏及女後巨川一年皆卒男名材謹慙不三氏葬此而後異其域弟之葬得與先君同域在地之丙周術之云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并序

陳君名賡字仲雍鄴郡安陽人舉進士累上不中第自試其業曰始吾好夷吾書通其變能使國以富強期少用于世以盡其術念非進士無以進今數紉年且衰所蘊蓄訖將不用其施吾家遂罷舉專治生業是時君母夫人在兄賈始有位子朝賴

君奉養日益充其治生用術至精年豐凶與物上下斂散急緩皆有宜日不爲汲汲歲較之則大有餘用是鄉里稱其長者以兄賡得試將作監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八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父芳贈尚書刑部郎中母解氏封福建縣太君娶劉氏溫州防禦使平之女弟和順能持其家法後君二年卒生六男安仁安世安國安止安靜安民一女尚幼安仁由世父賡補太廟齋郎安世試將作監主簿餘皆舉進士兄賈今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君以景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于河陽太平鄉

北門里先君之墓以夫人附焉銘曰
賢者以道進退無失得其次尚功名以術濟其用
不則施其家以仁其宗要其歸異夫獨善者是不
以無用廢有用乎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李氏濮陽人父獲累贈尚書令母劉氏追
封齊國太夫人李氏世衣冠積產甚厚諸女雖幼
皆預爲嫁具禮罷服必以稱及夫人笄仲兄今徐
州丞相由進士貢數不中第貲少衰夫人持奩中
物盡內於丞相曰兄以義氣爲鄉里重寒士頗仰

給此以濟兄用丞相奇其識陰擇節士爲之配是
時丞相與鄴郡陳公交甚驩俱以名稱京師景德
中同年又科第夫人遂歸陳公陳氏官州縣十餘
年丞相位通顯夫人未嘗以兄勢卑其夫族事先
夫人能勤禮自待承顏下色無小怠先夫人年過
八十多病食飲起居須夫人乃安陳公祿旣豐或
勸夫人厚玩服以自貴重夫人曰始吾生大家嘗
以約自守及從吾夫爲小官浣衣粒食裁自充然
吾夫人不以貧自病者以吾安於約故也柰何敗
吾素守耶夫人通釋氏書性慈恕不妄語言授封

永安縣君以某年某月日終於河內武陟之私第
年四十四生子五人安石安定俱以蔭補官女四
人適某人公名貫會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景祐
五年正月庚申葬夫人於河陽太平鄉北闕里安
石與予善求文誌其墓壙銘曰
不以財自私或失以侈能以約自持或病以嗇兼
二者而無譏君子之難矧在婦惠夫進以顯子多
而才雖奪之年孰爲大哉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并記

夫人故樞密使丞相王文康公之第七女年十七

嫁將作監主簿陳安石五年五月十二日以病終

實寶元元年五月明年二月二日葬於河陽太平

鄉北闕里夫人在丞相子爲最幼尤爲家人所敬

重旣笄以大臣女賜冠服歲時得朝見中宮性至

孝居丞相喪號呼不食中外姻族來弔者相與爲

寬辭以譬之夫人毀頓無生意弔者莫忍視更爲

之致哀夫人持法自約始終無違其容止皆充其

德焉安石鄴郡冠族父貫今爲尚書郎守本郡安

石及夫人之兄益柔皆與予游道夫人行實俾予

次之繫之以銘曰

孝本乎性推之爲仁睦於夫氏由乎事親年弗與俱嗚呼夫人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君諱昌言字仲謨其先太原人父某贈大理評事始家河南爲大族君少好學屬文深沉有局量與人交不喜評論其短長然於賢已者必加厚焉舉止蘊藉雖飲酒至醉猶不少失法度士君子與里閭小人俱以謹重目之故王丞相隋微時嘗依君家及其貴用以恩欲酬以官親黨咸勸當益自附結君不甚屈官亦終不及四由進士貢不得第以

景祐元年三月某日終於家母孫氏追贈永安縣太君初娶王氏繼室傅氏故忠武軍節度使潛之孫二子良臣良弼並舉進士女二一嫁太廟齊郎通一尚幼寶元二年 月 日二子奉君之喪葬於北邙之原君母兄昌齡今官五品故先夫人皆得追命焉君之伯君先姊寔洙之大母君於洙大父之行也又嘗皆舉進士同硯席故詳其爲人銘曰

溫溫其淳矯矯其莊守學而固秉德而嘗在家之聞寔士之良葬從先君刻此銘章旣寧旣堅以永

其藏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縣令贈太常博士趙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字幽州良鄉人祖父世

以儒衣冠遇亂無顯者幽州陷虜二年公始生幼而孤鄉里少年率從虜教馳騁田獵頗以材勇自奮公獨襲衣從先生游讀書汎通大義馳射亦過人然不以能自名故得以文史進母嘗疾癰其呼聲不絕公吮其潰毒痛即少止母慮傷其意後頗隱其狀公視母色戚泣而吮焉數從虜師掌文記

得本縣主簿又爲飛狐尉遷蔚州靈丘令雍熙中王師至其地得歸京師授河南偃師令累調江陵岐山義烏陽翟四令公性剛明尚義節其爲吏遇事敢決無雷獄所至以強辨稱在江陵遇蜀李順亂轉兵食自峽而上爲群吏先使者以狀聞制書褒諭罷陽翟歸偃師家居舊制縣令過七十居其官請老者得以東宮官致仕以是時年六十九居其官請老家人以精力尚強勸其再調一邑以五品還家公曰吾量力而止豈以虛名自役乎乃以疾請後十五年八十四終於家夫人劉氏慈明

有賢行後公十七年而終四子偕企及布一女適進士張康世孫六人友文尚文子文溫文秀文懿文公之退居也命偕主家政及舉進士公在及已登科兩佐使幕會爲殿中侍御史再贈公爲太常博士夫人授封壽安縣太君之喪偕企無存者御嗣子考古卜葬公河南洛陽卽山北原壽安君祔焉銘曰猗歟令人孝哉其淳厥艱在初和而不汙有美其終恬乎其充卽山之地茲焉寧體祭以大夫公卒有子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國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

公諱顯忠字盡節其先樂陵人祖奉超爲橫海軍大將顯名軍中父延斌國初以材武積功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富州團練使贈左武衛大將軍公幼明慧語言拜起如成人七歲得見太宗皇帝畱邸及即位給事殿省補殿直供奉官皆以寄班冠其官稱汝陰有龍騎卒叛爲盜命公捕之方合

聞爲流矢所中拔去矢鏃搏衆益進遂破其黨以功遷內殿崇班自是凡七遷由內殿承制歷禮賓東染院西京左藏庫洛苑文思五副使至供備庫使其所任之職即全邵七州饒信等州都檢校使泗州天雄軍駐泊都監江淮都大提舉捉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再爲西京水南巡檢知嵐憲霸三州事最後知霸州天聖九年十一月九日以疾終於任年六十公性重慎寡言雍熙後數奉使四方是時太宗皇帝喜詢外事凡內臣使還見使坐輿語移刻或以應對敏給亟被恩寵妄者頗撫

細微事期以中傷人公止以所使事上聞他無一言僚輩皆稱其長者然用是官亦稀遷天聖六年再爲西京巡檢時莊獻明肅太后猶臨朝公因入辭自陳開寶末以童子入侍當時晉寺舊人今無居位者兩宮惻然問其官尚諸司副使遂命以正使授之公出入者闔暨領州任逾五十年唯此命及汝陰以功陞他皆用歲勞或以例遷公泊然自守未嘗有冒進急爲政尚寬易所至民安其治御家有法撫疎屬皆以恩知者尚其爲人母安氏追封河內縣太君娶郭氏封太原縣君後公一年而終

二子長正臣左班殿直卒次正守右侍禁三女長
適供奉官閣門祇候王宗慶次適前并州司法叅
軍議汝賢次適供備庫副使彭再問孫三人長舉
三班奉職次準次尚幼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長孫舉奉公及太原君之喪葬於洛陽北邙山大
樊原銘曰
幼明而遇壯中而奮孝陞其族政試於郡持身以
莊秉心惟慎爰初暨終弗顛弗進葬洛之陽兮考
卜其順後世以嗣兮不隕令問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貫字仲通其先鄴郡安陽人父芳葬河陽今
爲河陽人景德二年中進士第累調杭州臨安秀
州嘉興二主簿懷州河內令用知已薦授祕書省
著作佐郎刑部詳覆官歷祕書丞太常博士爲審
刑詳議官監左藏庫判河南府知衛州事入尚書
省爲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知涇州事移利州
路轉運使又爲陝西河北河東三路轉運使三司
鹽鐵判官由河東入爲三司戶部副使遷鹽鐵副
使景祐四年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事實

元二年罷州還過河陽寢疾以十一月二日終於家年七十二公少倜儻有異節通孫吳諸兵法喜議邊事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公詣闕上言前日不斬傳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敵而不威陛下法令不更其制後當益弛宜著令凡合戰而奔者大校悉戮之大將戰死裨將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救者以逗遛論執政以瓊輩已即罪議遂格又論形勢選將練卒三篇皆上之其形勢篇論兵法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

澤堯堦所謂天隙非虜勢能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利之地先居則逸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其選將篇昔李漢超守瀛州虜不敢犯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以謹厚取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故也其練卒篇論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皆賴賜與恬休息久不知戰鬪事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莫若募其土人隸之大小軍又籍丁民爲府兵使北兵扞狄西兵扞戎不獨審

練敵情習熟地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及北方請盟公復上言虜數犯塞駟掠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空出內府金帛以購之虜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爲無窮矣公既舉進士廷中唱第得同出身上顧其姓名曰是數上邊事者擢賜第二等及第公爲吏尚嚴明持法不私所臨州奸慝無所貸嫉盜賊爲最甚涇州有惡少輩畏公嚴相與爲恐惟言期不敢犯及公遷去其父老遮道流涕曰願公畱三載使不肖子久公化得終爲善良其領財賦校簿籍有毫釐蔽欺必窮治之常曰吏視

官物如己物庸非忠乎在利州遇歲饑益以職田穀以賑民民有積穀以覲利者皆令自占其數計口以畱其領餘盡發之所濟萬餘人制書褒諭在陝西議罷塞上堡柵孤遠不足爲鎮守者在河北請決徐鮑曹易四水以興屯田詔皆訓其利害焉靈夏之違命也公慨然曰吾四十年爲國家論邊事會天下久承平謀說之不用今老且病忠力不効豈非命耶乃抗疏以爲凡料敵勢患老大入而幸其不來者皆不足以計議大今所守之塞地敢董阻非弱戰之引若其驟至並客體異設伏出

奇則勝勢在我如虜不大入徒以游兵擾吾邊候
則當益修守備師無還期財殫民勞其患滋大爲
今之策宜誘之以利激之使怒軍法善戰者制人
不制於人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其文千餘言大
抵類此又嘗著兵畧十卷識者悲其志焉公之在
朝先君得以大理寺丞致仕累贈光祿少卿母夫
人解氏封福昌縣太君夫人李氏兗州丞相之妹
封永安縣君男子五人安石安守安期安道安禮
安石安道皆將作監主簿之官安定河南登封尉
而安期安禮俱皆太廟齋郎也有女四人適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大理評事浦延熙將作監丞扈章
一尚幼其年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之喪葬於
河陽太平鄉北閭里永安君相焉而銘之曰
達於事不疑其用明之至盡其忠不隱於上誠之
至壯歲議邊白首益厲不以不試訕其言不以疎
遠易其志推公此心豈專功名益以治國未能去
兵故兆謀於事先慮危於久平壯哉遺文其沒猶
生得非於用明而於上誠者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贈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祕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爲清
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普初以忠於舊君遇故
人景延廣匿其三子君父其中子也得亡太原及

劉氏据其地以材勇隸帳下爲裨校乾德初劉氏
大將有欲其地內屬者謀覺牽聯坐死君尙幼得
小校張謙者持養數年歸於叔父讓讓爲苛風軍
使君往來河西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
河朔君往依之補衙內都虞侯將奏以官有善相
者謂曰君名一職即死不則逼五十爲豈家時相
者言他事屢中君決信不復意仕繼倫卒始來河
南因家焉君性剛決少長兵間樂散施以義氣自
許與人游處勤懇持規矩卑意謹甚以是當世
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年某月以疾終於家

始景氏所匿其長勲後貴顯繼倫其嗣也李即奇
嵐軍使准君父亡他國與兄弟絕故闕其名君其
郭氏治家訓子甚慈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伍
子宗溥宗禮宗濟宗泳宗源宗溥宗禮皆早亡宗
濟唐州團練推官宗泳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借職
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堪業進
士仲芳太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
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於河南太尉鄉萬
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君以誌文爲請初予在樞密
王丞相府從事君其婿也與之爲有舊後予親之
喪在外從事君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且舊於其
親之葬是宜爲之銘銘曰

嗚呼君之先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嗣卒
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寢以仕自進以興
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充從字徵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術居鄉
以行稱父昭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高第爲蜀州司

戶叅軍蜀盜起城破被擒賊將汚以官儕輩莫敢拒
司戶獨叱之且大罵至斷手足死不屈 天子嘉
之錄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莫州任丘尉莫
州司理叅軍會契丹入寇公率城中豪賈輸軍用
下民被兵皆制次朝會及條理獄事與法力辨刑
章常以議直取勝轉運使劉公綜強力自任於吏
事少所推與獨器公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官磁
州民有競曰者逮繫百餘人累訖莫能決俾公按
其事得實附曲者咸坐之既出無一異語知天雄
軍王公承衍屢以功狀稱於朝授大理寺丞擢知

開封長垣縣事

天子東封泰山以置頓之勤就

移通判利州事歷太子洗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
判濟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決東郡詔環決河千
里調芻桔輸致之時河南諸郡久無調發之勞詔
暴下吏持之嚴民相驚動有自相驚動決死者公
視賦版均其斂無毫釐過繆或貲表於故者強之
勝者增也且威信素著史蓄縮承風旨民亦莫
敢自欺郡中肅然事迎以集是時河陽孫公奭爲
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劉公燁使還各
以其績狀聞 真宗顧曰使天下之郡守皆如二

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卑宜獎任之於是擢爲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客員外郎行部至河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終於福州之官署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謹故知雜御史王公濟以爲常山通守一見以器幹許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勢所至無留事卒以能稱其爲人尚義節好施與有燕趙遺風初公旣位於朝再贈司戶君爲太子中允夫人辛氏追入永樂縣太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夫人未嘗內食密使諜者訪其母兄十餘年散父

貲數百萬卒得母歸宗黨伏其孝二男長傳將作監丞次知節早亡二女長早卒次適緱氏主簿高鼎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之喪葬於河南緱氏唐興鄉解賈村之南原銘曰嗚呼朔野之氣節士之裔稟乎勁剛承厥志毅騁才而聞秉直而遂胡嗇其年弗克其志葬於河之南得子龜筮不殞家聲在公之嗣者也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

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爲其丞相父粲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初能屬辭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卷餘至是悉以奉御得召試對便坐賜出身歷汾州介休并州榆次三縣主簿時靈夏用師仍歲饋輓公當督其行不以嚴期暴民事亦以濟遷饒州錄事叅軍無爲軍巢縣令用知己薦授大理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疾終於任年五十三公爲吏尚寬平不煩教條所至民空其治去必見思世爲吳越顯族樂散施晚年窮匱仰俸入裁自克然均給疎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鎬早亡次仲容今爲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宿洪之張奎皆士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上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某官若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博奉公之葬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祔焉銘曰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於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其舊邦才奮而通命艱弗充公葬惟河南是成公志公有令子既孝既禮遂家河南爲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河南樂泳來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泳母以賢行稱外氏以暨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沒藁殯者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父書求文以誌於壙予不得讓夫人姓黃氏世衣冠父慶長司勳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君夫人年二十一爲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興元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

葬河南永安唐興鄉雙塔里樂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爲通儒其後世有顯人遂爲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爲冢婦性寬裕言語動作爲諸女法雖僮侍未嘗聞其厲辭通音律樂施與宗族疎近交稱其德生四子滋進士中第今爲著作佐郎浚早卒泳冲皆舉進士二女長適供奉官馮維禹次適太廟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爲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婦道治內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石墓門圖徽不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皇起
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爲中興功臣歷晉漢領
兵鎮位至中書令以太子太師還第國初疾薨葬
河南遂爲河南人父仁浦舉進士早卒君少由進
士貢一上不中第用門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處
州遂昌尉不赴官歷河中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
簿遷虢州錄事叅軍郡豪州趙室者殺人誣其庸
使代死且賄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出之改武信

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部與
濟輩見便坐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永還
所循質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大名府寇氏
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以疾
終於任所年五十君生公侯家雖見全盛時然後
昆弟或陪無錫封連姻王家尚有古時餘風君獨
喜儒術與寒士同趨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豐
無所省晚節貲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
愈固持論議不爲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旣
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普州刺史延澤之女明達

人也教育以暨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可悲已娶
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之女生二男紹曾紹復皆
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 寶元二年九月丙午嗣
子奉君之喪從葬緱氏原紹曾與予善狀君閥閥
俾誌於壙且爲之銘曰
太師維祖父武功特起肇開厥家膺受繁祉降及
禰廟祭以士禮君舊在初乃試於吏旣恬乎中亦
遠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緱氏之原附於先子
誰復其始宜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朗左司禦率
府率葬河南新安遂爲河南人考諱暉周顯德上
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有名於時
贈某官母高氏追封以縣太君君三歲而孤養於
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
身受議州司理參軍再調開封祥符尉遷果東州
團練州官又歷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幙最然居
以永興軍節度判官兵考除太常博士致仕還洛
七年年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於家君性
慈善談咲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爲強屈嘗與

上官爭辨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刼者衆益伏掌州
庾吏襲故迹欲上下通爲奸利憚君初至未有以
致其賂以乃匿名書求君黜聰明并以金帛投於
解垣君曰是必某吏所爲捕送之伏罪君廉益以
聞前後薦其行能者數十人至用選部循資格增
廩祿而已流輩或驟爲時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
退居無分產以自資恬然不以歉其心體強無疾
一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自
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某日葬於新安縣某
鄉某里凡三娶兩李氏早亡向氏侍中拱之女封

某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禮部嘗奏名孝謹有才
稱四女適盧賁李宗孟皆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
宗諤爲三班借職銘曰

進而室性焉益通處而貧心焉自充仁者固得其
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爲養以禮送終君實有子
世其清風

故贈祕書丞左君墓誌銘

康定二年八月日屯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南左
君得告於朝來葬其先君於河南緱氏縣唐興鄉
解賈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曰予始孩先君教以經

藝寢爲辭章夙夜以戒 曰汝進於學齒於鄉士
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旣沒三年子取進士第又
五年始有位於朝先君凡再追命爲祕書丞自沒
距今十受有九年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卒先
志悲乎不及見子之有成也請予誌其墓君諱某
字某其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爲大族其交結皆當
世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依多賢士大夫
信讓寬厚爲里中稱譽舉進士一不偶終於家年
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凡三娶二王氏繼以韓氏兩
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第皆附於君韓氏

夫人今以萬年受封君六子長瑛及第四子未名
早亡屯田君名瑋實第二子次珙玘琰孫子六人
俱皆幼未名銘曰

富而學不及以位子而才不逮其任追命旣告朝
服以襚養不克分葬則備方磁刻分孝子志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渥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顏郡爲周廣順

功臣祖勲始家河陽終右監門衛將軍贈左驍衛將軍考遜終比部員外郎贈工部尚書妣杜氏追封馮翊縣太君公少舉進士景德二年中第授許州臨潁縣主簿歷杭州仁和開封府陽武二尉皆以才能稱用知已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華陰縣事移蜀州江原遷殿中丞乾興例恩遷太常博士先是河決東郡歷歲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爲獻曾參知政事魯公宗道奉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時言水利害者甚衆魯公獨是公策即換北作坊副使充修河都監樞密院有不快魯公者撫公所議

與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爲鄆州兵馬都監移知憲州又移鳳州階成二州接邊頗有內屬之戶故鳳得以戎事制階成猶支郡前此屬戶攻陷階州之沙灘寨公至郡馳請其所究治叛狀實司牧都校趙釗者擾知公卽譴釗道州諭以恩信酋皆款服修復故壘種落遂定以功遷軍器庫副使知原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河至是凡十年不得至京師天聖八年召歸奉使契丹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材之使還知慶州事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略在邊者公爲樞密直學

士李公諮所薦尋加惠州刺史益州路兵馬鈐轄
是冬改元遷東八作使明年擢爲西上閤門使旋
改鄜延路兵馬鈐轄鄜延屬亡北他路爲最強多
寵以右職要官部下恣誅殺敢爲不法異時主兵
者頗務姑息或利其善焉求取無厭公至凡至饋
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皆樂公之不擾然畏憚
莫得自恣焉秩滿知延州郭公勸美公鎮靜之績
奏畱再其任又條其勞狀於政肅言甚切至詔就
遷東上閤門使旋改四方館使始趙德明內附先
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師道必從鄜延文卷非鄜

延不得自是文牒往返如隣州元昊所襲爵上公
即帥鄜延兵元昊雖桀驁嘗擾環慶戎落落然歸
罷別種以爲辭公爲報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州
之兵敗於節義烽爲虜所得公以文諭之虜即以
宗矩來還 朝廷亦不發其罪寶元元年元昊大
將山遇者率其族三十餘人來歸且言元昊不軌
狀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志由宗矩敗益彰
非待山遇發也自德明納貢四十年其長內附
者未嘗納之 國家於德明父子撫愛哺養如嬰
兒豈有毫髮負者哉今若納其亡人使其取直以

爲稱是中國大信

之子含容之德由吾輩所

虧損也即命境上絕之其年冬有郊輸不至年二

月遺其黨稱所置僞官以乘公卽拘其人於館亟

以事聞且閱其表函猶稱臣以冠其名公卽與郭

公議奏以夷狄僭中國名號誠不順然尚稱臣可

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天子方命帥臣經略

事所奏忤旨前此就移兼領鄜州至是降授尚食

使知汝州事數月移磁州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絕

山遇事者又降爲右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

之寢疾語諸子曰吾在西邊十餘年雖以罪去猶

願一見上陳當今制虜之宜死且恨今不幸遂

塞而不伸乎以康定二年四月一日終於官年六

十有三自公再被黜典皆與郭公同命公旣終一

月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玠因遺奏特

授守祕書省校書郎識者悼公之歿焉公初娶張

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壽安縣君二子長曰兢

東州節度推官次卽校書皆勤學有才稱一女尚

幼卽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

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侮或順以威以懷世其異論在公之

策羈縻示信蹟而不復設有遺恨匪身之謀唯國
之徇刻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5/5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力	
図書館	2	

卷	第
冊	第
頁	第
冊	第
冊	第
冊	第

錄

